

“不安的绘画”系列特邀导览：王凯梅

精彩内容文字回顾



特邀导览 / “不安的绘画”系列
Inspiring Guided Tour / “Painting Unsettled” Series

特邀导览 A Guide for Inspiration

王凯梅
独立策展人、艺术写作者、译者
Wang Kaimei
Curator, Art Writer, Translator

2023.4.15 周六 / Sat 14:00-15:00
UCCA Edge 展厅 / Exhibition Hall



活动时间：2023年4月15日（周六）14:00-15:00

活动地点：UCCA Edge 展厅

回看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painting-unsettled-series-inspiring-guided-tour-monie/>

嘉宾：王凯梅（独立策展人、艺术写作者、译者）

录音整理编辑：佟泽坤（实习生）、吴伊瑶

文字校对：逢芮

简策：色彩与故事

在简策的绘画中，她比较强调的是人类视觉对色彩的感知。这个感知在远古时代是直接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开始意识到色彩来自一种对空间的感知。然后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光学仪器和照相机的发明都给我们人类对绘画的感受带来新的因素。而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社交媒体、电脑、视频等等这一切。在简策的绘画中，其实就包含了很多对我们今天新媒体的色彩的转化。对面墙上的这个整个墙的墙纸，其实是（表现）屏幕突然坏死时出现的奇怪光晕和图像，她把这个扩大成一整面墙。所以整个这个光晕的色彩感完全是超乎我们人类直接的感受的，她更多的是想借用一个机器的眼睛来看。接下来，我们仔细看她对故事的感知。比如说这幅作品（简策，《斯芬克斯（4）》，2022），我们仔细看能看出个什么东西吗？艺术家把我们的日常经验化成一种离我们又遥远、又陌生但好像又似曾相识的东西。大家知道斯芬克斯是古代神话里狮身人面像的这样一个象征，在历史的渊源当中，一直像一个谜团吸引着我们对它的探索，（它）是关于人从出生、长大、变老到死亡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作品）用这样一个古老的神话，把它变形在像一种电脑的图像冲击当中，然后再回到斯芬克斯提给我们的关于人生几个状态的问题。

李然：动感与影像

李然很多创作最开始的时候是对中国现代的影像，尤其是对上海出品的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老电影的再创作。仔细看一下，这些（画中）人，从绘画的方式上来讲，线条都被拉得非常奇怪，比如腿过分的长，或者是脖子过分地被拉宽。比如说这件作品（李然，《十封信》，2022），这个人好像有好几只手不知道在哪里，（构成）这样一个混乱又充满动感的图像。回想一下电影的诞生：电影本身是在

二十四格中把我们人的动作复原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电影荧幕上人在跑、人在动，但当二十四格被定格的时候，可能正好就处在这里（的某个画面），到底手在哪里、身体在哪里，（给人一种）特别矫揉造作的感觉。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 Mannerism¹（风格主义）学派，Caravaggio²（卡拉瓦乔）是这个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总是把一些宗教题材用一个怪异的角度，比如说仰视、俯视、斜视（来画），这样人物的身体部件就被拉得非常奇怪。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李然这批作品整体的颜色都是淡灰色、淡蓝色，好像带着淡淡的忧愁。这忧愁是哪里来的呢？正是艺术家想要探究的事情。他比较感兴趣的背景还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的老电影，而在这段时间，比如说《小城之春》（1948）、《乌鸦与麻雀》（1948）这些在上海出品的电影，它们的主角通常是一些住在城市中的小知识分子、小年轻，为爱情、生活到处奔波，略有不幸，还有一些乡愁。跟我们今天很多来上海打拼的新一代上海人是不是有点相似？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调性，上海的调性就是不停地像一个巨大的吞吐机一样把每个时代的人拉进里面来，让大家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自己卓越的东西，然后成为一代人的过去。这批作品更多的是（呈现）人内心的一种不安，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物，而且这些人又都来自生活、电影，甚至跟上海有密切关系。

谢南星：口误与诗歌

这一组作品可能对观众来讲，理解起来难度有点高，都是一些涂涂抹抹，又像抽象又像具象的图案，好像是写了什么东西但又涂掉了。有时候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并没有那么多特别清晰的逻辑，反倒是

1 风格主义 (Mannerism)，又称矫饰主义、手法主义，文艺复兴晚期艺术风格。

2 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 (1571-1610)，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

评论人去探究的时候，（艺术家才会）一方面否定自己，一方面又恍然大悟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艺术就是一种下意识、潜意识的东西。大家如果读过一点弗洛伊德，（就知道）有一个词汇叫“弗洛伊德式口误”，这种口误能够反映出你内心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你）不停地在否认自己，但其实内心流露出你要的东西。所以这种口误、笔误、改错等等在这张作品（谢南星，《梦的剥削者 No.2》，2022）中非常明显。你可以看到他写了什么东西，但他又迅速把它覆盖掉了，他不想让你看到，就像是我们的日记本突然被人看了一眼赶快藏起来一样。所以其实这组作品，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一种诗——不是五言绝句，而是一种现代诗。这个诗在读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顺着读，你也可以跳着读，你也可以对一个字前前后后进行各种各样的组合。所以对他来讲，他在不停地写了一些东西、又涂掉了一些东西、又画出一些东西的时候，好像是对自己梦里面情景的再现，但又迅速把它抹除掉了，然后捕捉到了在视网膜中画面的呈现。所以这个时候，视觉、艺术、文学、诗歌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诗歌可能是文学中比较难解的，而其次难解的可能就是绘画，因为绘画是把一些谜语放在了画面中。

王之博：庄重与朦胧

王之博的作品的呈现方式是用这种铁门一样的（画框）把画从前面向后面排列，所以从前面走一圈，你可以看到三张画，从后面走一圈，又可以看到三张画。这种非常庄重、重金属的陈列方式很符合这位身在德国的女性艺术家。而来看一下画面，有很多跟身体的联系，比如说头发、脸孔、手、纹路。王之博是把她在生活中偶尔看到的（瞬间）——比如说发丝在镜子中的反射，或者是一个气球升起来的刹那——把这些瞬间用一种强悍的方式绘画出来。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可以是你熟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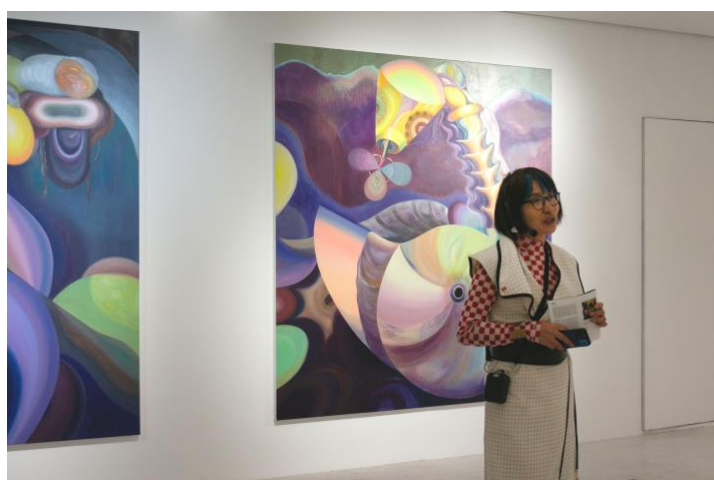
的东西，但有一些确实是一些很朦胧的东西。她的作品中有很多身为一位艺术家对于如何表达自己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和对于女性身份的思考。这张作品（王之博，《身体史，精神史》，2019）的线索之一，可能是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如何去表达女性意识。这个展览的八位艺术家当中，（有）四位女性、四位男性。我们一直在谈性别平等的事情，在艺术界能够把这件事当做重要的议题来谈，这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像 UCCA 这样重要的艺术机构，在性别平等这件事上至少是作出了一个表率。

仇晓飞：旧物超现实

在仇晓飞早期的作品当中，充满了对童年时期的回忆。他之前的作品很多都是日记本、粉笔盒、小时候用过的书桌等等，所以通过旧物的再现表达出的乡愁、怀旧也是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话题。而现在这组新创作的一些作品，明显是从非常直接的对情绪的感受上升到了神话的、童话的或者想象力更加开阔的画面，他开始把之前对旧物的迷恋升华成一种超现实的表达。相对来讲，在情绪上会变得比较愉悦一些，会有一些儿童的稚趣在里面。这批新作品中的奇幻性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或者像宫崎骏的动画片中的画面一样。比如这幅作品（仇晓飞，《密林》，2022），好像是个树仙、一片青苔面，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仙人儿躲在树丛或石头后面。要是从流派来说，更像超现实主义，有点梦幻似的，有点“萌”，（包含了）非常多不知来自何处的奇怪的东西。这有点像艺术家在中年时心灵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而童年对于艺术家的影响可不是一般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可能大家听过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讲过自己与童年的关系，比如英格玛·伯格曼³，一位非常著名的瑞典导演大师，

³ 英格玛·伯格曼 (1918-2007)，瑞典电影、戏剧、歌剧导演。

他在创作当中不停地回到自己的童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每个人都有私人的记忆。而让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原因，不是在于这是私人记忆，而是在于你的记忆触及了我们整个人类存在的普遍性。能够把私人记忆上升为普遍人性的感知，可能是一件艺术作品和一本私人日记之间的区别。这也正是造就了今天人类的艺术、文学等等这一切（的关键所在），让我们喜悦，也让我们不安。



“不安的绘画”系列特邀导览现场，2023年4月15日。摄影：佟泽坤。



UCCA Edge “不安的绘画”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